

瞿忠宣公集

瞿忠宣公集卷二

掖垣疏草

嚴巡視疏

題爲禁衛廢弛太甚巡視振刷宜嚴謹列八款祇候聖裁以重內地以起積玩事竊惟皇城爲宸居環拱至嚴且重祖制設班軍以輪守內外設伍長以鈐束各軍設指揮千百戶以分督軍伍日則執仗擺列夜則直宿押鈐每季又差巡視科道二員察官軍之勤惰稽隄防之疏密核食糧之虛冒清直房之存占法至善也不意法久成玩弊積成弛沿至于今大非昔比臣等叨承視役夙夜祇愼不憚赤日徒步四門點查挨舖清理冀返從前舊轍奈按籍軍多輪點軍少非全然闕寂十無一二卽急募幾人應點遮掩

一時及叩以班衛姓名茫無置對甚至風雨歇宿之紅舖大半頂售于人非舖在而但扃其門則勢占而已非軍有城內森嚴之禁地任人往來自由非張蓋而略無畏忌則色衣而恣意逍遙如是光景豈成清肅揆厥其故皆因守衛官局冷俸薄往往以頑鈍不肖者充之既無能有所表見而日久勞深又漫無分別使之知懲誰肯自奮且積猾伍長每月包軍點軍銷賣于離伍而軍又樂于偷閑因循怠忽毋怪乎實去名存虛糜廩餼無一衛一班之用也雖前此巡視諸臣非不時爲整頓臣等兩月以來非不痛加責治而未奉天語之申飭終是按行之故事爲此條列八款伏乞皇上採擇施行臣等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計開

一甄別衛官以示激勵照得二十衛守衛官每三日輪班一次率軍防守責任非輕須經巡視衙門擇其精壯有才幹者充用不得以老曠濫承若能約束軍伍晝夜靡懈効勞多年積有薦獎仍移咨兵部陞轉鼓舞作興如玩忽廢事輪點不到一次記過二次責治停糧三四次革任發操俱于年終分別報部考察優劣庶功罪明而人皆競勸矣

一革補伍長以清蠹耗照得二十衛守衛各軍每五十名立一伍長名爲管頭欲令嚴加約束豈容借此生奸乃貪錢賣放包攬點銷以致班軍寥寥月糧半飽伍長之腹今須巡視衙門革去積習當堂選補仍于每次點閱冊上註名是否勤惰有無影匿俟年終考察官唱名

過堂除守法鈐束者加以獎賞餘必酌量過犯輕則停糧發操甚則革役究罪庶蠹源清而軍皆實伍矣

一各給腰記以杜願倩照得願倩代直之弊雖曰掩飾一時亦繇本人莫辨今後守衛指揮千百戶諭令原管班軍各置腰記一片上繪本軍面貌下開第幾衛軍某年幾歲係某官所管類送東西二把總轉呈巡視衙門畫押分給上班懸帶如對貌不同身無腰記者卽將替級及伍長官軍究治庶願倩別而軍皆正身矣

一禁革陋規以蘇軍困照得班軍所給月糧每名有幾乃衛官伍長動有相沿陋規借名剋削如茗帚燈油換班換鎖并各役飯錢願覓應差放糧使費等項俱經伍長之手從糧中扣出則所入無多宜乎軍不樂役班伍

成虛今應痛加清革如有仍蹈前轍者許各軍指名告究計贓坐罪庶花銷免而貧軍蒙惠矣

一對單放糧以免破冒照得官軍分給月糧事在戶部而應否停給兩不照應難免冒支今後將給之先巡視衙門先將月內曠役不到及事故開除官軍姓名移報該部照單扣除年終總計類冊存留爲獎賞守法官軍之用庶僥倖絕而支放無弊矣

一毖飾晝夜以防詐僞照得皇城以內皆係禁地豈容閑雜人等擅自往來今後日嚴盤詰卽各衙門跟隨班皂亦須懸帶本衙門印信牌面以便稽查如無不許擅入違則拏解巡視衙門究治擬罪夜必點城指揮輪班押鈴一員在東交發一員在西驗兩員押軍搖遞鈴有

七十二口編定號籤數亦如之每更發鈴十四口丙夜
再加二口帶籤同往繇東而西更更如是次夜繇西而
東循環不已如前後籤亂責在原發如收籤不足責在
遲慢又不時暗委廉能官員互相查闢庶晝夜嚴而禁
地清肅矣

一清查紅舖以便棲止照得皇城紅舖原爲遮蓋風雨
歇宿官軍而設近皆視爲已有侵占頂售今後須查某
舖應屬某衛某官所管揭寫管名刊釘門首如巡視時
有舖無人或有人非軍卽係本官通同影賣清出正罪
庶故居復而棲息有地矣

一嚴禁私刑以恤官伍照得直宿官軍皆屬巡視衙門
統轄卽有不法事情亦須告理聽斷乃動輒以徵債索

例小忿微嫌私自擒捉私自鞭撻成何體統今後如有仍前放縱私刑者許官軍赴告伸雪以憑據理處分庶國法昭而下情無冤矣

崇禎元年七月二十九日上八月初二日奉聖旨禁衛廢弛太甚委當申飭這八款俱切要可行爾們既職司巡視卽從今日整頓爲始務期肅然改觀不得但託空言該衙門知道

講求火器疏

題爲破□有必勝之策利器有已試之效懇乞聖明注意講求以保萬全事臣日者條上□□挾賞無厭一疏實見講款之必不可專恃戰守之必不可不修而能戰能守之人又必不可不預求也故末舉胡平表劉永基方孔照呂

一奏四人蒙皇上敕部分別錄用獨平表則允該部覆疏仍畱任貴陽以結黔局西北與西南總爲皇上封疆臣何敢補牘再請以煩聖聽近接邸報見大同巡撫張宗衡一疏建議出征全以火器爲主欽奉聖旨邊臣無吞口之氣久矣覽奏雄心壯略足鼓敵愾第懸師遠鬪關係不小該部確議速具覆欽此臣恭繹明綸眞得廟勝之算不勝躍然喜瞿然奮也夫插口逞方張之燄封疆大吏惴惴焉蓄縮不前競思以款爲羈縻之術臣嘗居平慨歎有此款口之費何不盡以享戰卒而繕器具伏要害以拒之募死士以砍之毒水草以絕之間腹心以離之口雖強未必不受戎索而舉朝悠悠漫不及此宗衡一疏眞足以祛久睡之魔振久頽之魄插聞之自當膽寒矣願臣思之欲用火器

是也但臣考自古兵器止于弓矢戈矛至戰國而有石礮
至國初而有火器蓋以漸趨于猛烈也我之火器二百五
十年矣加以遼東屢敗所存貯者齎送者不啻數萬皆爲
寇資今則必須別有進步欲求進步必須倍大倍精倍大
莫如西洋大礮次則紅夷火礮倍精則尚有種種巧法顧
此等神器天下之至奇也亦天下之至險也何也此器一
發傷數百千人用之得當前無橫敵敵人遇之智勇俱廢
是卽明旨所云吞口之氣足鼓敵愾者也然昔人有云勝
敗兵家常事獨此器一用不堪復敗敗卽并爲敵人所有
有卽不可復支必須計慮萬全出則盡敵而後可是卽明
旨所云懸師遠鬪關係不小者也臣考萬歷四十七年奉
旨訓練遣使購求而得西洋所進大礮四門者今禮部右

侍郎徐光啟也天啟元年建議從廣東取到紅夷火礮二十三門者南京太僕寺少卿今丁憂服闋李之藻也深明臺銃事宜贊畫關門建臺置銃者今起陞兵部武選司員外郎孫元化也天啟六年正月寧遠守城殲賊一萬七千餘人後奉敕封爲安邊靖口鎮國大將軍者此正西洋所進四位中之第二位也卻敵固圍明效已見乃邇來東西騷動而絕無講及于此者則以用器之人不在故也夫光啟學究天人才兼文武東事之初屢陳方略鑿鑿可行料度情形尤多懸合皇祖嘉其曉暢兵事特旨畱用訓練民兵未及一年因東事稍緩移防薊門遂以中輟一應器械率多隨營東去獨畱此四銃以爲寧遠御敵之用斯亦文豹之一斑已若使十年之前其策得行則遼左可保無虞

六七年前其策得行則恢復亦非難事且所用士卒爲數不多所需糧餉大段減省何至加派不休徵調無已抽兵稽餉在在空虛以致諸方蠢動有如今日者哉今光啟見在講幄可備顧問元化亦陞任將到可備馳驅皇上試將昔年建議之繇令之逐一剖分并叩其今日當如何庀具如何施用以求全勝光啟必有說以處于此矣臣因是而有感于籌邊之難其人也非其人之難竟其用之難也嘗聞徐良彥之撫宣府也自言台吉滿陸梁敗盟而良彥鎮之以靜籠之以計不費官家一縷而台吉貼然受罰毛酋跳梁者四年良彥至彼中不踰兩月而弭首俛耳事幾就緒實惟賊瑠以上谷肘腋間所必用之人屢令人遊說招求良彥峻辭相拒致崔呈秀疏參遣戍夫良彥與李邦華

熊明遇均負邊材均遭痛折今邦華明遇俱起之田間用
佐樞籌矣而良彥又最熟于西北邊事者豈可不亟展其
大用乎伏乞皇上允臣所奏將火器一事從長講求務期
事事合法以佐撫臣宗衡之所未備而素裕韜鈴夙饒幹
略如徐光啟徐良彥等或命與樞臣討論兵務或責令銓
臣鎮撫邊疆則中國制口口不足邊平矣臣無
任悚息待命之至

崇禎元年八月十六日上十八日奉聖旨火器破口最
要徐光啟講樞詞臣造器之法不妨間一指授不必躬
領其事李之藻孫元化徐良彥該部酌用

先別遺姦疏

奏爲欲清仕路先別遺姦謹據實直糾仰祈乾斷事臣觀

近日言路多觸邪之白簡聖主沛去佞之明綸朝上夕報
公論稱快然臣以爲非言路之好攻擊也蓋逆豎弄權姦
人植黨卽皇上神武首出而黨逆者猶多漏網耳臣安敢
避攻擊之名不以白簡從事哉臣于御史中得二人焉于
撫臣得一人焉爲皇上直糾之一爲太僕寺少卿巡按兩
淮御史許其孝其孝初入班行值舉朝請劔上方欲斬忠
賢獨與科臣李春燧相戒不出一疏已爲識者所鄙及乘
驥淮上日惟搜括助工以求崔呈秀之悅認推官許其進
同宗取運庫銀巨萬餽內監胡良輔等乞憐薦剡其進遂
從內降批掌運篆而其孝亦頓躡閭衙矣二許朋奸賊私
狼籍又收運副胡季眞銀爵赤金因委之監造瑤祠任其
冒破不問且熹廟賓天非臣子鼎湖攀髯之日乎何忍于

聞報詰朝吉服鼓樂往瑤祠上梁也舍哭臨而慶落成是
尚有人臣禮哉以視抗節不肯屈膝之道臣來復當愧死
矣一爲太僕少卿管河南道御史李應薦應薦于天啟五
年四月力薦潘汝禎出山有正氣觸天直節震世等語惟
時汝禎依然一福建道御史耳起補浙江道甫踰一載遂
繇僕少開府浙藩首建生祠穢流海寓是誰推轂是誰作
俑耶至去秋北闈怪事百出有言擊鼓傳書有言竈牘通
弊應薦身爲監試之官不能早發弊端乃崔鐸事敗後猶
曲爲彌縫力請覆試糊塗了案夫科場首重關節關節既
眞文之優劣在所不論彼蓋護逆黨之心重而惜國典之
念輕遂不難作弊瞞弊將錯就錯今主司房考業經處分
而監試何獨漏網且夤緣部覆冀他日冒濫京堂捲土重

來豈一手能障天下之公議乎一爲巡撫登萊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孫國楨國楨作令貪墨營入掖垣黨邪害正與孫杰結爲死友及一麾而出再任海道受賄給引致東西二洋商販出沒夷賊縱橫且睚比俞咨臬凡海上失事必力爲護持近日閩寇蹂躪皆國楨養癰也未幾陞僕少未幾陞太常又未幾陞登撫是何速化乎時孫杰正交結崔呈秀爲忠賢義子氣燄薰天故國楨附之而躍冶捷得耳聞其撫登別無方略惟取浙直無賴充材官親兵名色多冒廩糧兵士敢怒而不敢言至以同鄉故睚比毛文龍一如俞咨臬受其餽獻殆無虛月任文龍冒餉欺君卽如擅離皮島闖入登鎮此軍機重事何不入告僅以一二塘報塗飾中外耳目豈香火情重封疆念輕知參貂之餌而不

顧猫鼠之眠耶登萊何地可令貪黷之夫濫節旄也當此
離照當空魑魅鬼蜮各已潛形而此三臣實爲逆璫罪樞
爪牙心腹乃或託病而藏身暫圖驚伏或建牙而蒙面妄
肆狼貪恐今日難容負乘之遺姦他年更憂伏莽之戎首
臣故不憚據實直糾如臣言有據乞皇上獨斷立賜褫斥
則逆璫不漏而仕路一清矣臣無任悚息待命之至

崇禎元年八月二十八日上九月初七日奉聖旨許其
孝逢迎搜括貽怨兩淮李應薦監試庇姦全弛風紀俱
著冠帶閑住有加銜未辭的并削去孫國楨比黨著聞
撫登瀛職該部院看議來說

端用人之源疏

題爲清撫臣以求吏治之實清銓政以端用人之源事臣

前疏糾加銜臺臣許其孝等及登萊巡撫孫國楨蒙皇上
允臣所請罷斥臺臣看議登撫是皇上已明炳國楨等之
爲人矣臣因稽登撫之溺職孰察地方之利弊不獨其人
當去也其官亦當裁夫登撫之設爲節制毛帥也而毛帥
之設爲牽制□□也試觀文龍在海外數年糜費朝廷數
百萬金錢曾有一縷之功在封疆乎曾有一旅之師躡□
之尾乎曾有一奇之出間□□之心腹乎而日報捷音之鬼
語屢獻自降之俘卒殺戮無辜誑欺君父登萊撫軍曾有
一語駁正之乎是設一文龍而國家有二□□之費又設一
登撫而國家受二文龍之欺也且□□之不從海島來亦明
矣□善乘馬不善乘舟縱勉而從舟將繫馬足以登海航
風濤漲溟人馬驚悸又縱使乘風抵岸猶當從容解馬之

毀以整旅山東將卒不繫口之頸乎口雖愚計不出此國
家三空四盡物力耗殫卽小吏冗員猶當議汰而況于撫
臣乎此其當裁不待再計卽謂海外不可無彈壓之能臣
但慎選一清正之道臣以壯海上之犄角可矣臣因登萊
之撫臣而又計及天下之撫臣也夫撫臣者千里屏障萬
民性命託焉巡撫久任煌煌天語豈不甚殷願臣以爲久
任之是矣而先當辨其可以久任之人臣計天下巡撫不
過三十餘人願陛下列其名於御屏之上凡以後會推一
撫臣則記以年月註以選舉之人未及三年在任者自不
敢圖卸未任者自不敢垂涎當其初任之始而卽爲三年
之計其察吏也自嚴其安民也自密下逮藩司郡縣自然
勵精以副撫臣之責望萬一三年之內邊疆失事官常敗

簡撫自無辭而舉撫者亦與同罪卽中材處此皆當兢兢而舉人者寧敢以一毫情面貽後日之悔耶臣謂卽十三省布政猶當用此法視成于三年而況巡撫乎然撫臣之任以言乎外也而鑑衡之責全在銓地得人則本端而標自正職考百年來惟陸光祖銓政最公最明近則趙南星可與比肩繇今考其所用之人如鄒維璉程國祥張光前劉廷諫夏嘉遇其清則一介必嚴家徒四壁天下所共知信其介則一事不可私干至有以薦主之臺臣囑一選吏而指名直糾者有以堂官囑一教職而堅持不聽拂衣以去者如此冰心鐵面亘古希聞而無如直道不容數逢陽九坐席未煖大獄旋興矣向令居銓地者盡若人而吏治有不清者乎至于海內摧折諸賢在言路已無不達之剡

在皇上已無不俞之旨而啟事尙屬寥寥在銓臣不過以
缺少爲辭然一缺出而現任遷轉捷足者先之矣臣謂現
任諸臣卽俸資已久亦何妨爲數月之淹而彼摧折諸賢
出萬死一生之中當天清日明之候河清難遇觀光有心
奈何急彼而緩此乎嗣後內外缺出宜先急起廢而現任
者置之徐圖則人情以平而薦贖之煩不禁而自絕矣抑
臣因是而尤感于南星卹典之未平也南星忠清爲國首
忤權奸奸相逢迎賊璫誓殺南星賴舊銓臣謝陞力言于
崔景榮痛哭爭之僅免逮繫卒使八十老臣荷戈萬里身
死戍所貧無含殮又戍其子趙清衡又戍其甥王鍾龐甚
至及門之士唐時循吏有聲撫按疏薦許念敬以趙黨聞
于魏璫竟從劣處近奉錄用之旨而至今沉抑其所以摧

南星者至矣乃贈卹之典南星曾不能比張問達之例何以慰忠魂而勵臣節哉敢因論銓政而并及之伏惟皇上俯賜裁擇臣無任悚息待命之至

崇禎元年九月十二日上十九日奉聖旨登撫宜裁該部看議來說久任已有明旨巡撫官尤爲緊要吏部務慎選得人不可許速遷啟事宜先起廢如議行趙南星前已有旨夏嘉遇已經贈官鄒維璉等屢經薦舉遇缺推用該部知道

清苛政疏

題爲恤窮民以回天變清苛政以恤窮民事臣伏觀皇上憂勞天下未明求衣已饑忘食皇皇日望太平之理乃地震星妖層見疊出兩浙之間江海鼎沸風雨憑陵陷沒城

池淹溺人命衝壞田禾浮屍蔽江積骸滿山邇又霜降聞雷未冬先雪災異如此臣等正思叩闕補牘況天語諄諄宏開言路臣敢不竭其芻蕘共圖消弭臣三復聖諭吏治民生夷情邊備並切聖懷然臣以爲夷情邊備病之變症也吏治民生病之本症也人當大病之後怪症百出而明眼之醫惟以保固根本爲要義今日根本之計惟有痛恤窮民嚴刷吏弊而已計海內用兵十年矣無事不取之民間而郡縣催科苛政無一事不入考成官于斯土者但願徵輸無誤以完一己之功名誰復爲皇上念此元元者哉故一當催徵之期新舊併出差役四馳枉繫枷鎖載于道路鞭笞拶打叫徹堂皇至于濱水荒陂不毛山地卽正供本自難完今概加新餉倍而又倍荒山荒地誰人承買賣

子鬻妻逃亡徧野而戶下所欠終無著落以累其宗族親戚者又不知凡幾矣夫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之愛其子合世宙萬億兒女悲號愁痛寧不動彼蒼之震驚乎皇上深思九重閉閣自咎要當有實事以答天心伏乞頒下明詔凡天啟六年以前百姓逋欠悉與蠲除則歡呼踴躍徧原野矣臣此言非獨爲皇上樹德于小民求豫于天地而足國之道要不外乎此何也小民終歲勤動地之所出止此幾石幾斗自逋欠日久故一當催徵今日張一示比崇禎元年錢糧明日張一示比天啟七年錢糧後日張一示比天啟六年錢糧層累而上之而民之耳目亂手足忙心計亦惶惶靡定將完舊乎則恐徵新者之敲比也將完新乎則恐徵舊者之敲比也民之稍驩者分作

數股派納少許于各年名下若似乎舊欠亦有幾分之收而不知新錢糧之欠多實繇于此還之分數少而欠之分數多亦終難免于官吏之敲朴也頑民計以爲總不能還清總之又比則將其田之所收塗飾于糧房皂隸匿影逃形不見官府官府計無所出拏其親屬累其無辜矣則是本年可還之錢糧反以徵舊而致新陳俱欠也誠使國家盡免其舊欠而一意于新收百姓旣以愛戴之心急公而力又足以應之凡州縣正官以本年錢糧徵完十分註上考徵過九分者註中考不及九分者註下考直隸則府達于道道達于撫十三省則府達于布政司司達于撫撫達于戶部至歲終戶部一總覈之奏聞區處將見徵解之數必有過于昔年矣何也無他實以費百姓之財也則臣之

所請不獨足民而兼以足國矣至有司相沿弊政無益于國而重害于民者臣尤得而縷言之夫贖金之設古人原謂罪犯近矜疑者釋之則太寬刑之則或有畏刑而難忍者彼一受刑于官府終身不齒于鄉黨故金作贖刑以開其自新之路此古人矜恤下民之至意豈謂借罪人之物可肥官橐哉功令祖此意爲濟邊爲積穀而不肖有司遂借此自潤當兩造具審之時有明知其人無罪特以欲擬罰贖強坐一語其下筆之時心中固隱隱不安也被罰者家苟稍裕遂勉強完納亦忘其無罪而贖矣力不能完者則立限以比之比之數四本官亦忘其無罪竟以爲贖之不完理當比責民苟鄉愚亦謂贖不能完理當受責豈不冤哉夫百姓卽果有真罪責之數四豈不能當七十五十

之咎乎假使無罪而受比則責之一板官卽造一板之罪矣乃有責之已數十板而贖猶懸于比簿有人心者宜如是乎夫此納贖之金分毫悉以濟邊積穀而刑法苟妄加于平民已有無窮之罪萬或以其餘者攜以養家鬼神有知子孫安能享之乎今請著爲令凡郡縣審事之際審單當堂讀諭原被情輕者竟釋情重者竟笞如當笞而犯人願贖者方出贖單或旣出單而犯人力不能完願改無力事在郡縣者卽笞而釋之事在上司者卽申文照原罪或笞或徒速與歸結庶不波累無辜而囹圄亦爲之少空也然有司刑獄無一當輕而于盜情尤不可不慎民間被盜勢不得不捕一捕出而百捕隨眞盜未獲而鄉井愚民概被嚇詐已多或偶獲一盜捕卒授意令扳殷實之家被扳

者慮一至公庭當受極刑敢不傾囊以求免于捕役之手
捕役需索滿意或以盜至捕官或以非盜至捕官捕官意
在得錢有錢則真者可釋無錢則假者可解正官多係書
生初臨民事或未能盡知情弊但以解到之人實係盜情
卒以重刑加之間有無辜而受刑有無辜而下獄竟有無
辜而因受刑遂死于獄者矣至于真盜受刑其所供扳多
係捕役吐意于盜之腹中謂如此則可免刑不如此則不
得免而盜以捕人之言爲言官府不察遂輕易落筆于草
案之上或添名于捕牌之中捕役執此牌以肆詐詐不遂
而到官官儼然以爲盜而竟不知爲捕人所陷之人也今
宜著爲令凡地方不幸有盜情州縣正官視爲切身之事
不得輕委捕衙審盜之時遠屏捕役各盜隔別審其單詞

察其狀貌驗其同異出其不意更端盤詰情事相對機括相符贓証相合然後可以下筆至其所扳之人亦必細斟細酌于供扳同異之間影線合離之際確然可據然後添入牌中又必詳其地里摹其狀貌不使其以此張三而移彼張三以此李四而騙彼李四庶幾真盜可得其七八而誣盜之害可去其二三耳然而有司亦有姑息成性遇大盜竟行放釋而使民間不得安枕者此尤甚于爲盜不可籍口捕官捕役之擾害而長大盜之漸也此二者郡縣之大害也至憲臣之弊政亦有急當議者夫訪犯之鞫本謂地方有巨奸大惡郡縣所不能治而借鷹斧以除民害今按臣出巡其所謂訪犯者不過民間小小無藉之徒而所謂元惡大憝者反藏其身子吏胥虎狼之中以造人之訪

或怨起睚眦或需索不遂輒含沙相中而庸常有司遇按臣討訪已無真見輒寄耳目于吏胥是按臣之訪止爲大惡洩睚眦報需索而已旣坐爲訪不得不多開贓款大抵十事九虛而問官不敢甚明其枉亦將錯就錯以完上司之局甚有定贓數百金以逢上官之意者本犯果有厚產一訪之下已是如湯澆雪况其原未必有者哉成案一定訪犯初亦受拷掠漸久漸猶訪犯高坐獄門屈指某家富可拔之買破屋某家弱可拔之買荒地而有司意在完上司之事率聽其欺誑其最不肖之有司更有借此以詐平民者矣是按臣之訪不爲平民去虎狼而反爲平民樹虎狼也今宜著爲令凡按臣之訪不限時不拘數但願有司聽訟之時時畱意則地方大惡自然露形果郡縣力不

能自處然後報聞按院尤當留意于積年之衙蠹至各府刑廳書役人面虎心者最多其精神專與各地方大窩家往來傾陷官長只等尋常至溫飽之家固其几上之內耳各處衙蠹刑廳猶得而訪之刑廳衙蠹非刑廳不敢訪也更當于此覘刑廳之才不才耳訪犯既定問官當以實心審理重在正罪而不在追贓罪果真實遣戍配徒按律而行不當輕以贖罪之路使其仍肆害于閭里至于被害受冤已久其給主之贖當一一嚴追盡數給還不得專重納贖而置冤主于不顧也此以言天下之憲臣也而直隸之官較多于各省故直隸之百姓尤多一重之苦趣夫民間詞訟有州縣之分轄有府道之總理而又有撫按之彈壓豈盡無一明察之官可爲理冤申抑者臣爲南直人每見

南直刁風自分理屈不能取勝或偶挾小忿希圖報復輒
往南臺各差自操江以下或屯或倉或江又或太僕或總
督裝理各衙門相關情節以圖準發又借各問官駐處以
遂其請批之計每有以數百里外之愚民而投理于他鄉
異郡之官府以數百里外之婦女而受執于他鄉異郡之
皂隸縱有一毫無涉之情其誰與訴見胥吏則怵惕別鄉
井而墮淚官府曾一知之乎于是罄其衣飾傾其廩糧盡
其雞豚半以飽原告半以飽差役行荒郊而帶縲絀投旅
店而求息詞甚或代原告而暗認贖金并代其中人認罪
者愚民之吞聲飲苦官府曾一知之乎且有積年惡棍啼
提線索隱其身于不見不聞之地不在原告之中并不在
干証之中下司遇關提原被至輒欣然以爲可完上司之

一事誰復能細細尋求推見至隱彼準詞之官不過受一
二罪贖而寧知民間之害不可方物如此臣見南臺之賢
者頗凜凜於此際不肯輕受一詞其如各衙門星聯棊列
棍徒一日而進數詞不準于此則準于彼不得于今日則
得于明日官府縱明察廉得其情而小民之困于拖累者
已不可勝言矣臣謂職掌苟有相關亦安能逆料其情之
盡虛而概求不行但謂地方隔遠愚民可憐準詞之際寧
簡毋濫而問官研審之時情罪果真則依律定罪不得原
被概擬罰贖若果係飾詞更不當輕恕原告斯不亦師下
察于清節之風而息訟安民之要義乎臣之所請如重盜
情如寬贖刑特邀天語申飭撫按當易得之有司如嚴訪
犯而不急贖罰之取盈清詞訟而求減臺司之罪贖其言

似拂耳然臣見年來禁火耗革羨餘無官不言無時不敕而奉行者終未見其實祇緣按臣有訪犯之贓各臺各衙門有無名之贖已隱然有啟貪教賄之意則從好不從令下司固已早伺其微矣天下豈有大臣法而小臣不廉者哉火耗羨餘之革固不言自喻而府州縣佐貳巧名苛罰不禁而自戢矣至如臣所請蠲免舊欠一意新徵苟尋紙上之名必吝湛恩之及但王者之爲天下必當會通贏縮之實而快然行之皇上試召司農問天下錢糧一年定數有幾新舊所徵有幾計合新于陳總不能浮于一年之成數也則名謂之陳而實民間之新也卽不徵其陳而本欲貢之皇上者也實非能于新之外另有所謂陳也而敲朴之苦皇上之百姓受之無名之費皇上之窮民出之皇上

何樂于受無實之名而使煢煢者骨髓與肌膚俱竭也哉
昔漢光武時南陽地震唐民有壓死者或家羸弱不能收
拾者官給錢穀取備尋求而葬埋之今陽和地震不下南
陽江南水害流屍無算願皇上沛發德音復逃亡之子弟
喜聞德化之詔亟歸家園求父母之遺骸收置殯葬不重
干鬼神之怨恫也臣極知語言尤長仰煩睿鑒但條陳利
病事非一端苟窮民之疾苦不能上徹重元則皇上之深
仁何繇下徹部戶伏望天慈憐其愚戇採納施行

崇禎元年十月初七日具題十三日奉聖旨

奏內種種苛

政累害窮民深可痛恨這寬刑贖詳盜情慎訪犯禁越
訴著實心軫恤毋失設官安民至意蠲免舊逋前已有
旨下部除金花不免外還議某年以前蠲起使百姓得

并力完新這本允長過式不便省覽還遵前旨行該部
院知道

覈徵解以足軍儲疏

題爲覈徵解以足軍儲事臣惟邊備不足則四夷不畏糧
餉不繼則武備難張頃者督臣告急于邊疆司農仰屋于
懸罄徒貽一人焦勞于朝宁臣子撫心歎息而莫能分憂
于君父豈國用真不可爲乎良繇外解之不至也而外解
之不至豈郡縣遂無徵解之錢糧乎又繇起解不能如法
急其所緩緩其所急也以臣區區之愚求皇上盡蠲宿欠
一意新徵者不獨爲萬民請命亦謂德音所及父老子弟
將謂天子旣念閭閻之艱苦吾儕小民豈不爲朝廷念塞
上之饑軍扶老攜幼爭完本年正課此情可以想見但向

來解京解邊錢糧撤入鞭銀之中假令開徵之始儘其投
櫃者盡數解遼餉京邊則上半年便可完一年之事而此
法不預立一當拆封之時各房吏書爭求發其分中之額
又或道府積胥將寬緩錢糧故行催解州縣不能自主不
得不均派分解甚則那新應舊移東補西櫃下所收已花
銷其大半卽州縣有知遼餉之急專設一櫃不爲別項所
那動而徵收之期隨鞭銀之限勢必于冬季徵完雖總計
不至虧額而不能應一時之急及州縣徵解至該府又有
等候搭解之遲延間有府間庫吏借遼餉以發別項故每
有州縣遼餉報完而一府總計竟不足額者至其解府解
布政司衙門需索費用守候擔延種種皆遲餉之故也今
宜著爲令頒布省直將本年錢糧明分上中下三等遼餉

金花輕齎爲第一等各邊兵餉腹地軍糧太僕馬價爲第二等官吏師生廩糧及在官各役工食爲第三等初次開徵卽預備起解吏書算定銀數方行拆櫃一切支給分毫不許瓜分兌準傾完一面解該府一面造冊報部直隸之府固照舊解部十三布政之府不必又解布政司亦竟繇府解部如到部日期與各縣解府日期懸殊太甚該府卽以怠緩論罪布政道院衙門先期轉批領銀竟行按程計日屈指可望則不惟本年定無不解之額而較之尋常解司彙解者必迅速幾月矣大抵天下事窮則變變則通今當如此之日而猶拘守常規不肯做一直截爽快之事以求京邊接濟宵旰憂豈可得哉此目前第一濟急之務也至近來南京亦苦于南糧不到致截漕運所謂割北肉

以醫南瘡彼但知南之急而不知北之尤急也查南糧俱
運自南地近者千里又近則數百里最遠不踰二千里皆
一水可達非有輪輓陸運之苦且收糧不比徵銀之遲計
畝而輸匝月之間可以盡斂特爲衙門積棍豪家勢僕爭
先攘得一僉南解卽私自支收視爲己物營放取利絕無
意于轉運屆期或收糴江淮客米或裹銀至南京聊用半
價卽買倉籌以數年朽米仍輸之倉甚或到京投批營脫
遁歸二年三年拖欠終無了局今欲空南糧蠹蝕之窟宜
盡革此等解戶令州縣糧官押運到南京其盤運腳價向
來贈耗水腳足供支用定于正月收糧三月運解不出半
年而百萬餘石之糧並集矣此臺臣吳煥之疏確然當行
者也不但以足南儲亦可以絕其漕運之垂涎矣至民間

完辦錢糧加派優免之參差歲有增減民間所據輸納惟是繇票爲準乃有繇票徵派散不合總者有優免冒濫貽累平民者有額數日增而不知增以何名者有歲有增減而未見減于何處者甚之有銀已十限徵完並未見繇票之給發者夫無繇票豈但小民無所稟承卽有司之典守先示人以不可測之隙是上下兩累之道也卽有繇票而開載不清徒令百姓照數啞納莫知所繇此豈盡有司之甘爲闖茸哉蓋皆府縣糧房總書與積年奸里逆同作弊故將數目含糊使人不能明白曉暢就中乃得行其影射重徵疊派飛灑隱漏有司爲所牢籠而不及知耳宜下令撫臣責成布政司糧儲道通行各府州縣凡田地山蕩所派銀米俱要總散相合新增舊減俱有實在款項使人易

知又必令四月以前家給一紙戶戶通曉輸糧則上倉納銀必投櫃不許仍與奸里私收完過卽填明單上比時卽執單爲據如過期而無繇票出給者此爲奸胥奸里作弊無疑而州縣官之昏耄不恤民事亦可以見此所謂清徵收之法以鼓舞小民之完納也江南州縣有存畱軍儲本色以供各衛官俸軍糧等項原非急徵之數多至次年冬盡方徵故奸民往往賄買總書將此項儘數買坐名下詭脫漕糧其守法良民急欲出兌完事不願存畱又求縣總免派是或派或否縣總皆收漁人之利以故貧軍坐守而奸胥得計宜徑改本色爲折色每石折銀五錢驗派通縣折色銀兩按季給發又有恤孤之米以贍貧難老疾之人猾戶亦借以詭脫漕糧一如賄買軍儲之例奸胥隱蔽本

色于緩解錢糧內朦朧掛欠其柴布銀則又鬼名支領以飽貪囊實在養濟院者不過四分之一而疲癯殘疾之人日夜叫呼于市凍餒而死此項恤孤之米亦宜每石折銀五錢驗派通縣折色銀內而州縣正官親至養濟院每月將錢給散人有缺額卽時召集通縣乞丐擇其最病苦者立刻收入此不但合邑得沾折色之利軍與孤老得實惠而漕米亦不爲奸民詭脫矣江南民運之最苦者莫過于白糧除船戶之刁勒索官之供應上納之需索怒濤之漂沒萬苦難悉只如漕白並行之日漕多白少則少不敵多漕輕白重則重不敵輕每自渡江以北積四五十日不得出清江口而沿途過關下溜民受軍欺總不能前于是未抵直沽而嚴冰合矣不得已而僱車裝運腳價倍費車夫

鼠竊十僅存七窮年拮据傾家蕩產故百姓聞僉此解輒如赴蹈湯火職以爲白糧渡江而後漕船填塞委難越幫惟有饋運一法庶幾可行合敕令巡漕御史每年屆期差武職官一員把總以上者前至瓜州將白糧船押送至臨清出口計程限期不許遲誤其各漕運把總等官有阻撓者許委官飛報提究如是則旗軍自不能爲中道之梗不特小民易釋負擔而白糧亦得蚤達于帝都矣至于江南州縣有積米銀兩豐年賤價積米凶歲平價出糶甚便于民而州縣庫房竟有將此項捏名具領放債取利者宜令正官嚴查此項務實有米穀在倉以備荒年之緩急天下當此三空四盡而又有天災流行有地方之責者宜各自爲根本緩急之計也職之所請雖有數端然急解京邊者

救目前軍士之燃眉也委糧官南運者足南軍之餉而并絕北漕之漏也蚤發絲單者使鄉民不受吏胥之欺清其急公辦賦之路也軍儲恤孤求折色者非獨養軍贍孤又使漕運之易起也白糧需漕院委官押送者保全良民之身家亦使玉食易達于天子也清州縣積米銀兩者備地方凶荒之緩急也皆當今之要務而臣垣之職掌也職首疏求寬舊欠而急新徵此疏責成速解而并悉徵收運解之利弊體皇上外念吾軍內念吾民之至意集衆思以罄芻蕘也伏惟卽賜裁擇施行

崇禎元年十月初七日上十三日奉聖旨徵收錢糧先儘京邊絲縣解府絲府解布政司該府卽將起解日期先行報部以便查催司府州縣官一體考成輸納絲單

巡撫官責成州縣先期給散務簡明易知使百姓通曉
吏胥隱匿的處以重罪蘇松常嘉湖五府上供白糧漕
臣差弁押送不許漕船攔阻備荒米穀撫道不時嚴查
以積貯多寡爲治行殿最軍儲恤孤還遵舊制徵收本
色南糧府縣佐貳部運已屢有旨了該衙門知道

時政不宜久隳疏

題爲大僚不宜久曠時政不宜久隳懇乞聖明速賜裁決
以熙庶績以贊新猷事臣伏見我皇上孜孜求治宵旰不
遑其思得人以圖治蓋不啻堯之憂不得舜舜之憂不得
禹皋也其于吏治民生夷情邊備屢頒訓諭頻切叮嚀卽
使三事九列濟濟班聯昕夕經營猶慮智慮弗周或不能
仰副宸衷焦勞萬一乃今觀于諸大僚竟何如也以正卿

則銓臣樞臣久已杜門刑臣亦已病請矣以亞卿則戶部侍郎王家禎工部侍郎張維樞皆以會議靜聽處分且浹月矣夫家禎之會議以寧遠兵變也畱數萬之餉于數日之間以備插之緩急而適逢寧遠脫巾之變家禎誠不能無罪乃會議之疏家禎已閑住而王楫且免議矣使此議而當則應罷斥家禎使此議而不當亦宜明示聖意司農非無事之地而況此日之司農乎又督餉者乎其張維樞畱咨一事既經臺臣參論維樞卽自對無慚然不執爭于兌銀之前而指畱于發銀之後其咎已不能辭矣今會議已定而明旨杳未處分臺臣吳阿衡奉差按浙久矣止爲此事未結不敢叱馭臣同官張鼎延謂以屬糾堂非體並參湯齊王楫乃湯齊奉有會議局結處分之旨似聖衷自

有獨斷何不亟簡前疏以絕外廷觀望之心乎至刑曹天子之法官也一切麗于法者勿辟勿宥權莫重焉今者虎彪之屬遷延一載尙未正法而梁夢環劉志選劉詔曹欽程等纍纍諸犯久漏爰書法紀謂何刑書喬允升精力尙強止以失儀杜門請告且臣見其受事之始卽疏請速結諸獄風裁凜然今似應敕令卽出視事蚤辟諸兇以快天下之心而奈何聽其悠悠託病爲也若夫銓臣統均任重黜陟用舍朝夕故事不遑豈容旬日不視事者況內計之期已迫枚卜之典方新會推指日需人考功尙無定屬王永光以聞言自省故今日一疏明日一疏上畱之愈篤而彼辭之愈堅皇上何不渙發明旨責令速出卽日舉行枚卜等事倘其肥遁已決去志難挽則了此一二大事聽其

長往以成雅尚斯不亦輔理既早收得人之效而大臣復曲全易退之節乎伏乞皇上畱神省覽念大僚之必不可久曠時政之必不可久曠將會議二事速賜處分遺下戶工員缺蚤行銓補而刑臣責令速結大獄銓臣責令速完會推至本兵之任當此東西交警亦宜擇人而蚤付之蓋庶官無曠則代天工者不患無人而枚卜蚤行則熙庶績者更不患無領矣臣無任悚息待命之至

崇禎元年十月二十五日上二十八日奉聖旨大僚不宜久曠說得是王家禎張維樞會議處分卽候旨行王永光速舉會推喬允升速完讞獄俱不得辭諉兵部尙書缺也著亟推堪任的來用該衙門知道

奉旨回話疏

奏爲奉旨回話事臣于本月初八日接邸報見錦衣衛一本奉聖旨溫體仁直言糾邪章允儒知情庇護且以廣微比體仁將不知何如視朕狗私滅公肆言無忌本當重處姑從輕著革了職爲民如有朦朧起用者同罪枚卜大典濫入匪人把持冢臣撓其職掌耿志煒房可壯瞿式耜梁子璠都著回將話來該部知道欽此臣聞命跼踖措躬無地正擬具疏回話聞初九日接邸報見協理府事禮部尙書溫體仁參侍郎錢謙益一疏中及臣名謂臣受謙益指使疏催冢臣王永光暫出完會推等語始知回話之旨蓋因體仁參疏及臣也臣謹將當日具疏緣繇據實爲我皇上陳之臣于十月二十五日具有大僚不宜久曠一疏蓋實見邇來卿貳杜門者接踵班行中頗覺寥寥故上疏懇

陳謂大臣中宜處分者卽當亟與處分應推補者卽當亟與推補蓋言官以言爲職凡目前時政之所急自不得不效其區區也荷蒙皇上俯採臣言許其不謬戶工會議先後有再議之明綸銓刑二臣亦旋奉責成之明旨而本兵員缺亦已卽日會推是臣疏所言業已實見施行矣今體乃牽連及臣以臣疏專爲速催枚卜而發致蒙皇上詰責夫枚卜舉行出自聖裁舉朝疏請枚卜者無慮數人條陳枚卜者亦不止數人豈有臣疏則枚卜舉行無臣疏則枚卜不舉行乎若以冢臣王永光之出爲臣疏所催則十月十九日下冢臣一疏先有枚卜在卽還遵旨速出料理之旨二十四日又下冢臣一疏又有枚卜大選俱不可緩該司官宣諭卽出料理之旨此皆在臣疏未上之前天語煌

煌是豈皆臣疏所請而得者乎臣拜疏于二十五日得旨于二十八日而冢臣見朝視事卽于二十六日是冢臣之出奉皇上之嚴命而出者也而謂爲臣疏所催乎臣職司封駁感激時事漫爾條陳夫亦自盡其職掌而豈料此疏卽爲臣之罪案乎臣待罪掖垣甫踰半載新進小臣凡朝廷一切會推會議諸大政務自有部院之長卽六垣自有六垣之長臣不過散給事中何能與參末議而乃以臣爲受人指使從中主張天日在上鬼神在旁臣實不任受也伏乞皇上俯鑒臣愚特垂寬宥謹因奉旨回話席蒙待罪臣不勝激切悚仄待命之至

崇禎元年十一月初十日上十三日奉聖旨瞿式耜疏催冢臣旣云速完會推又云聽其長往殊屬憑臆有傷

國體著降一級調用該部知道

邪謀不可不破疏

奏爲黨論不可不明邪謀不可不破冒死直陳懇乞聖明垂鑒事臣少讀宋臣歐陽修明黨論未嘗不廢書而歎也蓋自古小人欲殘害忠良廣陷正類必以朋黨欲疑人主之心必以朋黨欲箝天下之口必以朋黨朋黨之說爲害于天下國家久矣皇上神明御宇四海維新尙書溫體仁因枚卜不與突與結黨之說舉朝聞之皆爲寒心臣請爲皇上臚列言之蓋自皇祖中年諸忠臣義士爭國本者忤權奸者多退伏林園如鄒元標顧憲成郭正域輩海內視如泰山喬嶽景星慶雲而浙之奸人劉廷元邵輔忠孫杰韓敬輩相與合謀聚族指諸臣爲黨而禁錮之及崔魏煽

禍與楊漣左光斗繆昌期等爲深讎廷元輩遂投入忠賢之門指楊漣等爲東林之黨凡漣等之親知朋友死者死戍者戍削奪者削奪無一人得免者黨禍之慘古今所未有也天開神聖誅逆鋤奸廷元等所主持之要典燬矣輔忠杰削矣敬以馬鳴世之糾參閑住矣羣奸兢兢虎視希冀體仁得入黃扉圖謀翻局體仁憤不得與遂倡爲舉朝結黨之說以傾動朝廷何其毒也今日在廷諸臣蒙恩賜環者其老成則鄒元標顧憲成之徒侶也其後進則楊漣左光斗之流亞也其生平期許建白非護持皇考先帝則忠愛皇上者也以護持皇考先帝者爲黨則必傾危國本者而後爲不黨乎以忠愛皇上者爲黨則必依附權奸者而後爲不黨乎曰舉朝皆黨則舉朝無一人得免於黨者

矣必復然崔魏之仄盡反廷元等之席而後可矣體仁之心路人所知也錢謙益爲楊漣等忠義之朋科場一案久已昭雪章允儒一入夕垣魏忠賢矯旨欲廷杖之舊輔葉向高揭救稱爲海內第一清官房可壯當楊漣去國之後力爭會推侃侃不屈皆眞忠臣也允儒掌科可壯掌道出自九死一生之餘爲皇上求賢輔弼豈肯推舉一賄賣科場寡廉鮮恥之人以爲大典羞乎願皇上之深思之也體仁謂舉朝皆謙益之黨多當有數百人少亦不下百餘人何不枚數其人一一爲皇上陳之而乃爲此翕張吞吐之語以疑皇上之心箝舉朝之口乎枚卜不公當先有言路糾舉不當獨發於會推不與之尙書謙益果不肖當直糾謙益一人不當倡造舉朝結黨之邪說今體仁旣以結黨

爲打盡之網復以求退爲護身之符如此奸邪能逃於自
上如神之鑒乎體仁之恨謙益而牽連遷怒於臣又不足
與辨者矣伏乞皇上洞察邪謀大彰神斷無使讒說殄行
忠良失氣則社稷幸甚臣新列班行狂直取咎前疏剖辨
已明蒙皇上不加斧鑕但臣惟知報塞朝廷身名且不自
顧惜豈敢一毫私見蹈謙益結黨之嫌然終不敢一毫瞻
徇畏體仁結黨之議知之罪之惟在皇上而已臣不勝激
切候命之至

崇禎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具奏奉聖旨

瞿忠宣公集卷三

留守封事

留守需人疏

奏爲鑿與幸楚留守需人臣願自任極難之局以辨西疆
并公舉佐理之人以資政本仰祈皇上立賜允行事皇上
自監國之始卽下親征之詔今日之幸楚原申前詔非爲
□□盈廷之議旣一臣何敢阻撓大計臣所以求緩聖駕
之行者蓋爲各路調兵之舉方在經營楚中迎駕之師已
入全境新督臣甫行授事皇上駐蹕于此每事呼應得靈
苟固守疆圉俟兵力旣齊直下梧肇則不惟西可保而東
尙可圖況移蹕從容則遠近聽聞不駭較之踉蹌而逝致
褻觀瞻者大相懸絕也今上意旣決不可留廷臣久決不

肯留惟是桂林爲省會之地不可空虛諸臣盡隨駕以行
誰爲留守臣自念昔日曾叨撫粵頗得人心且與思恩侯
陳邦傳共事保疆習知地利臣今自願以身當口爲皇上
力守危城凡各路將官應調者急調各處土司應招者速
招各屬餉銀應催給者速催給靖江王府宗臣平日儘多
起義勤王之志此日執干戈以衛社稷捐歲祿以助軍需
固其所欣然者臣與勳鎮臣多方籌畫守禦之法務保萬
全布置旣翼然可觀人心自帖然鎮定臣一面大頒賞格
激發將士一面分路進兵先定平梧仍將留守情形不時
飛報以慰聖懷以盡臣犬馬報主之心若謂政地乏人誰
司票擬則詹事府詹事禮部尙書吳炳識老才優心靈手
敏兵戎之事皆所熟閑皇上竟簡用之不惟軍國可藉平

章且朝夕用資啟沃而呂大器自柳而來文安之自楚而至將來輔理不患無人卽炳有恢江復楚之行原屬至便臣敢竊附于以人事君舉賢自代之義惟皇上立賜俞允則封疆旣不棄置而綸席更得賢能實兩利之策也臣無任悚仄待命之至

永歷元年二月十三日具奏奉聖旨朕因楚中督鎮連章迎請恢復大計非幸楚不可粵疆留守卿旣力任其難朕何憂西顧準卿以兵部尙書特進太子太傅留鎮西土兵馬錢糧悉聽調度與思恩侯陳邦傳協力辦勦恢梧奠粵竝有世酬吳炳練達忠誠卽準以原銜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以資行營啟沃該部知道

請駐全陽疏

奏爲再申必當駐全之繇仰祈聖斷事羣臣之擁皇上爲
共主蓋爲祖宗之基緒不可不承也從來守成則易開創
則難今當殘破之極而爲中興之舉事更難于開創此必
具堅忍之力矢必爲之志處艱難險阻之際而奮發強剛
毅之神則大小臣工無不鼓舞內外文武無不凜惕各省
之督撫鎮將無不欽承詎有身承大歷薄海皆以恢疆雪
恥仰望新皇而可但思退著但思避寇而不爲自強之計
者乎議者皆以南京閩中覆轍爲言不知南京之事因四
鎮離心權奸誤國也閩中之事因鄭氏開隙棄關不守也
今日之事原無掣肘但得皇上堅定其心剛挺其骨責成
樞督諸臣著實料理事在人爲豈不遠勝乎拱手而棄今
移蹕者再四每移一次則人心渙散一次人心渙而事尙

可爲乎議者不過謂楚中據上游可以圖進取也使楚而
可以無粵也則不索餉于粵矣何騰蛟不勸上且駐桂林
乎楚之強鎮人人自雄勳督亦僅以誠感之以術縻之而
非能以力制之也皇上身居粵地以威靈遙警之以符檄
調度之懸爵祿以鼓勵之彼猶知有天子之尊一旦舍粵
幸沅則彼諸鎮之心必且謂皇上舍已弱而就彼強也彼
其驚然自視更何如者卽諸督撫義膽忠肝屢勸幸楚言
人人合亦止謂居重可以馭輕宅中可以圖大若使知粵
中近日情形如此亦必謂皇上宜暫鎮粵而不宜亟入沅
蓋粵與楚爲唇齒之相依離粵太早則門戶旣撤抵禦更
難且未免示諸鎮以怯也臣故請皇上宜徑駐蹕全陽全
與楚爲鄰不兩日而至永楚中聲息旣近全于桂爲屬不

兩日而達桂當事提掇猶靈彼督撫鎮將諸臣見皇上駐
全猶有不忘兩粵之意職守猶不敢盡廢防禦猶不敢遽
陳卽各府州縣錢糧亦奉命徵解以應軍需去全而尙有
可望乎卽使桂林果危在旦夕而楚鎮提勁兵數萬直趨
桂林豈容口入全境一步此臣反覆思維謂皇上斷宜駐
全以留粵也至于臣備位政府敢不隨駕但此日按臣巡
歷在外督撫受事方新勦鎮邦傳又駐平樂省會之地惟
以臣身之行止爲安危臣今一行則靖藩亦不能守靖藩
不能守而城中尙有人跡乎臣所以心心繫于殿陛之前
而實萬不能卽赴行營者也伏祈皇上俯賜鑒察準臣仍
駐桂林以終畱守之局臣無任悚息待命之至

永歷元年二月十八日具奏奉聖旨朕暫駐全州俟楚

中督撫諸臣酌議請蹕卿懇請畱守實心爲國朕豈不知但行營左右巨贊是倚料理數日已有規緒望卿卽過來該部知道

省會無虞再赴行在疏

奏爲恭奉敕諭事本年三月初二日行在戶書科舍人劉肇昌齎捧敕書一道到臣皇帝手敕輔臣暨式幫六飛載道機務叢雜望卿之至有如饑渴西事付託有人卿啟沃重臣自宜夙駕況今楚中鎮將聞鑿輿移蹕踴躍倍常而忠貞諸營復渡江會師誓將北伐事機之來正資廟算非卿老成朕復何賴今特差中書舍人劉肇昌前來敦趨卿其星言促旅慰朕殷切信宿信處毋使心勞欽哉故敕欽此臣當卽設香案叩頭閱讀訖伏念臣以譴弱書生謬荷

平章之寄不能佐廟謨萬一乃徒貽黼展焦勞每皇上移
蹕一番則臣心如禱臣顏如削□□□□□□□□□□□□□□
□□□□□□□□□□□□□□□□□□□□□□□□□□□□□□
全陽臣自請畱守省會蓋實見勦鎮臣邦傳勸上駐柳其
意已久不在桂不得不坐鎮此以觀事局乃日來□□漸
張風聲漸緊初猶有邦傳守平今竟拔營而去矣初猶謂
□□犯梧今且遡流而上矣蕩然無阻孰禁之不長驅直
入省會乎臣爲此迫切乞師已三效秦庭之哭在劉承胤
原以恢粵爲己任則今日先平粵西而後恢粵東自其所
銳然者但得大兵一到桂林人心便有所恃未知果定于
初三日啟行否此時城中之人爲□奸細嚮導者實繁有
徒而打點迎□者更不乏其人臣身一離便將會城拱手

而送矣故不得已且勉自掙扎惟望皇上鑒臣此日正當極危極險萬死一生之日速催援師救此危疆俟大兵既集省會無虞臣自當亟赴行在再効驅策臣非敢有違嚴命也謹于使臣報命具本奏明并謝天恩臣無任悚息待命之至

永歷元年三月初二日具奏奉聖旨口患已迫卿堅持畱守之議忠可貫日勳臣承亂兵已陸續進發卿還相機慎重該部知道

飛報首功疏

奏爲飛報口口首功事臣知焦璉以初二日出師又因連日大雨恐其途中遲滯速發催檄望眼欲穿直至初十日上午璉兵始到省城臣當卽催其直下陽朔璉以衆兵冒

雨兼程衣甲透濕足力疲憊欲少憩息一二日兼爲糧米未領餉銀未敷火器未備亦須兩日方可啟行臣卽捐貲先將衆官兵分別賞犒以鼓其心而作其氣無不踴躍奮迅磨厲□□者豈意十一日上午各官兵以領糧赴倉忽然塘報突入云□騎已從西門進城頃刻間沸聲如雷臣居正逼近文昌門見門首各兵一齊擠擁入內怪且訝之親走出門瞭望則見□已上城箭如雨下臣身亦幾中流矢幸焦璉鐵膽包身立刻彎弓仰射城上□中兩箭始卻璉隨乘馬從文昌門直追至西門□騎數百且走且射一矢正中焦璉右膊焦鎮屹然不動又追至南門時各官兵陸續奔來奮勇爭先與□死戰陣殺紅旗□首七八十人箭傷斃傷者數百人奪其戰馬數百匹衣甲刀箭倍之餘

○喪膽奪魄飛騎奔回我兵追至十里鋪則已去遠矣權
且收兵回營有一兵砍倒一○獲其一驟驟載薙髮安民
告示并文書一大包內有青殼冊青殼手本呈子一張則
撫軍標下管坐營事參將王天爵迎接○軍門李者也天
爵見管左營前帶兵守陽朔徑自逃回臣卽語督臣宜速
斬之以肅軍令督臣未決至初三四則勸臣速速走避初
五日則勸臣不如降○臣當卽欲手刃之乃迎降獻冊果
先爲內應之人若非焦璉先到一日桂林全城竟陷矣百
姓久辦投降止以臣堅守未敢效陽朔故事到此地位誰
肯留髮而捐命乎臣之性命萬分中又豈有一分之僥倖
乎然而今日之事亦從來未有之奇功矣○自廣而肇自
梧而平曾有以一矢加遺者乎曾有見○一面而退者乎

曾有陣斬其口長幾級陣奪其騾馬幾匹衣甲弓刀幾件者乎彼其積威所劫到處風靡每到一處不過用數十騎爲先鋒而以數百馬步隨之梧肇潯平皆用此法且桂林空虛無備口所洞知意謂一到卽降耳豈焦璉之兵不先不後恰首挫其兇鋒也哉又豈知迎降之弁天厭其惡冊見而隨授首也哉從此直搗長驅恢平復梧不可執券以俟乎況有定蠻勁兵接踵而至不復廣肇不恢江浙不休者乎臣責不任封疆當自請畱守之時豈料遂有平樂之變乎變後或以赴召還朝或以請兵入全皆有成說而臣心堅似鐵逆知桂林心險且總督移鎮靈川不得不忍死以待援師今日口犯會城而臣鼓勵焦鎮獲此破口首功臣其可以告無罪于皇上乎臣固不足言如焦鎮者斷當

先懸封爵以待者也乃聞前日在全時乞援勦征○將軍銀印而朝廷吝不卽予豈所以鼓勵出死力之邊鎮哉臣忠心爲國不得不瑣及之惟皇上鑒察施行臣無任悚息待命之至

永歷元年三月十二日具奏奉聖旨覽卿奏○騎長驅焦璉身先士卒大挫狂鋒且○旣入城擊斬逐北尤稱奇捷著先加太子太保再蔭一子錦衣衛百戶俟平梧克復卽與伯爵其援勦征○將軍銀印速與鑄給王天爵迎降內應有據著卽行梟斬卿勁骨孤忠瀕危愈厲全粵保障賴卿一人朕另有酬眷該部知道

力辭勦爵疏

奏爲驚聞寵命愧懼難勝謹陳勦爵不宜輕畀之繇首功

不宜靳賞之故仰祈俯賜鑒察收同成命以尊彝典以安
愚分事竊惟古帝王之御天下也賞不僭罰不濫所謂僭
者以恩非所當予分非所當承而逾涯溢格卽同冒濫故
慎惜名器乃激勸磨礪之大關頭也臣每致慨年來恩典
太褻以致人心鼓勸不靈正欲我皇上熟思審處恢復中
原再見孝陵之後酬庸之典如何豈以微臣一月畱守之
微勞遂可輕頒五等勳封之異數此臣之所驚懼惶汗不
敢不亟亟籲陳者也本月十九日據塘報人傳來報帖敕
封輔臣瞿式耜爲臨桂世伯進武英殿大學士少師兼太
子太師蔭一子錦衣衛指揮同知世襲再蔭一子尙寶司
司丞臣未得邸報全鈔驚捧新綸不知所出豈以臣畱守
會城有退口之功耶臣於二月十四日自請畱守桂林蓋

寶鑒前者輕離肇慶之轍謂今日再不守桂則并無楚因
挽留聖駕不得故願以身捍此危疆所謂其濟則君之靈
不濟則以死繼之盡此一寸報國之心耳然亦豈意勦鎮
陳邦傳急往潯柳忽有平樂之變既聞變後臣豈有入朝
之理哉故自初一以至初十日日呼援兵之救亦刻待□
騎之來待其來者非恃吾有以禦之正爲蕩然空城萬無
守理待其來以畢命拚此七尺以報神宗豢養之恩以答
皇上非常之遇也幸微皇上如天之福數月來所向無前
之□□竟以桂林爲送死之地十一之捷□□□□□□
□□□□□□□□□□□□□□□□□□□□□□□□□□
降歸順獻城投册者枉自薙髮枉爲叛民其可以革從□
之心轉而爲□□□□之事乎然而焦鎮之功其真莫匹矣萬

矢攢來一身抵敵千兵散處匹馬衝鋒掃塵滅跡斬其驍
帥會城屹然不動殘寇喙矣狂奔此其膽氣如何勇力如
何使肇慶有焦鎮豈至有肇慶之失使梧州有焦鎮豈至
有梧州之失使平樂有焦鎮豈至有平樂之失卽將來恢
梧復肇之功必得此纔有破竹迎刃之勢臣愚以爲焦鎮
茲捷乃中興第一武功斷宜先封流伯一輩而世爵俟梧
肇旣平準與鐵券庶足以鼓其氣而慰其心僅僅官保世
蔭殆非所以酬答殊勳也至於微臣雖切請纓之志原無
汗馬之勞卽今畱守桂林幸告無罪尙未足以噴輕離峽
口之前愆況先奉畱守之明旨原以恢梧奠粵爲期苟梧
肇一處未平臣決不敢卸畱守之責皇上奈何以血戰首
功之賞反先移及於臣而使中外遠邇歎酬庸之失當也

哉爲此瀝情控陳伏乞皇上收回成命晉封焦鎮伯爵而
微臣仍以閣銜畱守此正爲皇上昭激勸之大權非止爲
一已敦廉讓之小節臣有一字虛浮鬼神殛之臣無任激
切悚息之至

永歷元年三月二十一日具奏奉聖旨卿孤忠捍口畱
守功高封典示酬不必過遜焦璉賈勇先驅朕前面諭
恢復梧肇世封不靳還一面鼓勵懸爵以待該部知道
辭督師敕命疏

奏爲恭捧督師敕命揣力不敢漫承謹具疏控辭仰祈聖
鑒事本月二十二日定武侯爵下副總兵王國善等齎到
敕書一道臣卽於寓設案焚香行五拜三叩頭禮隨卽跪
讀一遍皇帝敕諭畱守督師武英殿大學士兵部尙書少

師兼太子太師臨桂世伯賜尙方劔便宜行事輔臣式躬
朕親征入楚定蹕全陽兼顧楚粵楚事全付勳輔騰蛟粵
事則全賴卿今特命卿暫畱守督師駐劄桂林調度各鎮
兵馬一應戰守機宜會勳臣承胤督臣于元燧商確進止
卿舊撫西粵士民愛戴藉卿威德聯屬人心順逆旣明恢
題用卿其鼓勵將士調和客主官兵務使千萬人如一人
同心協力□□恢疆有功將士不時飛報奏以憑從優陞
賞仍諭諸將士體上帝好生大德以恢地爲功不以殺良
爲武梧肇一復晉卿世侯召還佐理竚望捷音鑄券以待
欽哉特諭欽此臣讀竟不勝悚然懼慙然愧也臣何人斯
敢與勳輔騰蛟相提而論並舉而稱乎臣之自請畱守桂

林請皇上駕蹕全陽蓋實見省會必不可輕棄督臣未必可以端侍願以隻身獨當一面使各處甘心降口之人知會城尙有一人在耳夫豈不知事勢已萬分難支而敢貿貿嘗試哉幸微寵靈得有十一日之捷今又得定武侯承亂雄兵勁旅雲集風馳料恢平復梧在指日間第粵東之事臣素未嘗自任督師之命臣實未敢輕肩臣雖至迂至愚豈不知度德量力大抵兵分主客則調劑便費精神地合東西則恢勦全憑方略此非風閑軍旅之事素習兵將之情且才望威名足以彈壓諸軍者烏能勝任而愉快而臣實非其人也雖仗皇上如天之福值口運當衰之候料東粵可奏蕩平然臣才實短臣力難堪臣身肩調度之責設有不效臣罪可勝誅哉新督臣于元燧久歷巖疆宏

才八面總督之任應知游刃有餘臣竊見兵部尙書晏日曙老謀壯略確是軍中范韓使得若人焉而畀以督師之事俾其運籌決勝自然一著不差且彼深得楚師情形聯屬人心調和主客尤多妙用倘臣仍以畱守駐桂日曙以督師駐梧臣與日曙皆爲西粵舊撫圖事揆策水乳合而針芥投其於大事或有濟也日曙見住永州地方雖讀禮之中而其一段殷殷報國之心未嘗少懈皇上耑敕召之未有不踴躍趨赴者臣非敢辭難卸責實自揣庸謏不堪決難控制千里且此事安危所係必須計出萬全皇上必以臣言爲是卽在廷諸臣亦必以臣言爲是也臣無任悚息待命之至

永歷元年三月二十三日具奏奉聖旨卿碩猷定力任

鉅肩危使□□宵遁西粵屹然偉績奇功古今嘉尙朝
廷封典輿論僉同卿卽祇受不必再辭一應進止機宜
與新督臣商確具有次第卿卽還朝入直以慰朕倚毗
至念樞臣晏日曙已經專敕遣官敦趨了該部知道

堅辭勳封疏

奏爲聖朝有必不當濫之典臣子有必不容冒之榮再疏
控辭萬懇聖明俯鑒愚衷收回成命以明臣誼以重皇恩
事臣于十九日見鈔報所傳晉爵加秩等隆恩異數臣惶
懼不知所出當卽具疏控辭隨于二十二日午刻定武侯
差官齋到敕書一道皇帝敕諭輔臣式耜先生神祖舊德
中興元臣擁戴功高抗逆節著卓識定力忠謨嘉猷史冊
所傳今茲再見卽昨□至西省風鶴頻驚先生隻身嬰城

督陣□□致楚師奏績粵帥得功再奠封疆迅圖恢復皆先生之勳也祖宗彝典朕不敢私特封先生爲臨桂世伯進武英殿大學士少師兼太子太師廕一子錦衣衛指揮同知世襲再廕一子尙寶司丞先生一一祇受先生頃辭文淵辭宮保今勳爵允稱廷論共推須知激勸之大方毋敦廉讓之小節是朕所深望於先生也其卽鼓勵士馬進恢粵東晉封世侯鑄券以待欽哉特敕欽此臣恭設香案望闕行禮開讀訖伏念臣世受國恩服習家教自臣祖臣父以迄于臣惟以恬淡退讓敦厲名節視彼希榮巧寵熱中競進之徒實心鄙之且臣命中福氣有限生平蹇厄多端患難風波靡不備歷榮名寵利絕未經懷自家鄉淪陷以來天末孤踪飄蓬斷梗無山可入無路可歸涕泗傍徨

衰病日積幸遇聖人首出得附真龍數載願切之心一朝快釋雖臣才謝劣原自知輔理無能而天步艱難又不敢藏身遠引備員政地叢戾滋多畱守西京癡忠少竭蓋臣之意不過謂楚必不可遽入粵必不可輕離畱此桂林以爲皇上返蹕之地將來恢復東粵便可從豫章以遡金陵此方臣滿願之時耳然使臣心雖殫非藉師武臣力迅掃而立殲之臣能保此七尺乎仰仗皇上之威靈得保此一塊土又保此七尺軀臣心已慙臣望已遂臣從此便圖乞骸骨于皇上使衰殘病廢之身略討一安閒休歇之地是卽皇上不忘眷履之舊曲施帷蓋之仁乃以非分之勳階濫被無功之宰執皇上試思臣向者文淵宮保控辭不受臣果何心蓋臣實無意於功名卽東閣之銜亦處非其據

直以一時承乏濫廁綸扉去冬爲不能力止移鑿致失肇
不已而又失悟失悟不已而又失平雖咎非臣一人皇上
卽不加之罪臣固刻刻負罪於躬日日負疚于心也臣心
難昧舉朝之公論亦難逃卽他年書之史冊某年某月某
爲執政口寇闖入兩廣連失幾郡以桂林卻口遂晉勳封
亦非所以昭示來茲也臣生平不敢作一謾語況至尊之
前寧有一字欺飾伏乞皇上鑒臣耿介之心成臣恬退之
節將封爵宮銜文武二蔭一概準其辭免臣當竭其犬馬
再效馳驅皇上如不準臣辭臣并畱守之事亦不敢任矣
臣無任激切悚仄待命之至

永歷元年三月二十四日具奏奉聖旨卿定力持危純
忠體國奠安粵境慰朕焦勞封爵酬庸允協廷論這所

奏不允辭該部知道

西鎮兩次報捷疏

奏爲西鎮兩次報捷恢潯且暮可期謹具疏奏聞仰慰聖懷事三月二十七日據思恩侯陳邦傳塘報內開本月十七日木爵前鋒官兵直抵貴縣七里橋□□將□遊擊許忠等領兵衝截我兵奮勇當陣□□□級二百餘顆□衆披靡被我兵絕斷歸路逃奔橫州除一面遣將追殺外一面督兵攻破貴縣擒翦髮叛降知縣楊于庭等安撫縣民乘勢疾趨潯州恢勦合先露布等情到臣二十九日又據思恩侯陳邦傳塘報內開本爵大兵駐劄貴縣遣前鋒參將沈文崇李甲等帶領銃兵萬餘前取潯州□騎五千餘衆屯劄厚祿山頂上我兵纔到離山數里許劄營未定□卽

衝下山來我兵分兵四路圍裹上山大戰良久口衆奔逃
我兵乘勢追□□□首五百餘級銃礮打死無數臨陣□
□副將朱邦正等數員今□退五里劄營堅壁候救此本
月二十日捷也除本爵發參將周澤廖鳳等帶領銃兵三
千員名前去接應外合行露布飛報等情到臣該臣看得
粵西以梧州爲門戶門戶不守則從左江入潯州以達柳
慶從府江達平樂以入桂林本處處皆應悉防刻刻皆當
嚴備者也勳鎮臣邦傳提大兵擁平樂不能下昭平一步
臣心甚少之迨潯警漸急竟棄平而趨柳臣心益訝之二
十五日離平二十九日□已陷平矣大險之灘江此最易
守者付託一參將吳維藩遂致債事臣意邦傳必且以失
平認罪而竟不爾也臣心益怪之屢次貽書切責據邦傳

復臣書謂以大兵株守一隅原非至計倘邦傳不返轅向柳則南太慶柳將盡辯毛矣邦傳任在全局不在一區也其言誠辨矣假使前日□入桂城無兵以禦全陽震動邦傳其終不認罪乎今邦傳既從柳提兵下潯先恢貴邑□□二百顆復有厚祿山之捷□□五百餘級我兵既已得勝□衆自然喙奔自二十日距今已經半月此時或已恢潯亦未可知倘潯果可復不惟可以蓋失平之愆且可以望恢悟之績矣臣與督臣日前方料理恢平之事勢且不能兼潯今勳鎮邦傳既身任左右兩江則西粵全局可以不煩過慮俟臣與督臣恢平之後卽專督勳督大兵焦覃兩兵與邦傳會師梧江料取肇亦非難事也謹將梗概具疏奏聞仰紆聖懷臣無任悚仄瞻馳之至

永歷元年四月初六日具奏奉聖旨勸鎮邦傳貴縣厚
祿山二捷大收榆功卿等恢平後與會師梧江規取東
粵該部知道

畱守之擔難弛疏

奏爲微臣隨駕之心甚切畱守之擔難弛謹述萬不得已
之苦情仰祈聖鑒事本月十八日中書科舍人王毅之齎
到皇上敕諭一道皇帝敕諭勸輔臣瞿式耜江左肇造鎮
東宣猷靈武嗣興鄴侯翊贊兩臣皆分列君臣誼兼師友
故能宏濟艱難底于克定卿首識朕於潛邸當口塵瀆洞
人心風靡矢戴危朝倡義定策及口人構釁肘腋叵測卿
毅然視師躬履行陣朕提兵入楚又復自請畱守風鶴疊
告獸驚鳥駭者不知其幾而卿屹然如山卒能割級擒渠

□□遠靖奠我西陲卿皆身當其難不以□遺君父也卿一德格天精忠貫日二祖列宗實式憑之非朕涼德所能致此朕於卿如魚有水夙夜啟沃猶懼或違今新督臣于元燧已至卿與商確機宜必有次第督臣自當奮其新劓以副委任行營左右實藉卿匡贊大計特遣中書舍人王毅之敦趨卿其星言夙駕以慰延佇欽哉特敕欽此焚香叩頭開讀訖伏念臣自畱守桂林以來蒙皇上專敕召臣者三矣臣自揣謏劣有何才能足資匡贊然旣叨輔弼臣卽不才誼當朝夕左右亦無遠違君父之理顧臣處今之日實有不能如臣之願者夫辦□一節無過籌兵措餉二事而兵一日未行臣敢先行乎餉一兵未足臣敢督兵之行乎所苦屬邑風鶴屢驚催科一時難應民間蓋藏已鮮

糧米湊辦維艱臣多方拮据心血已竭後茲接濟猶如水
中撈月臣眞無可奈何且臣今所督之師又非一路之師
也主客分則人心難一戰守異則調度須周臣雖奉督師
之旨而原未敢行督師之事不過日與督臣商酌進止籌
畫糧餉調停水火激發同仇所喜勳督承亂諸標鎮人人
磨厲以須誓以□□爲志十三日鎮標右協副總熊飛同
督標副總馬之驥各統兵五百先下陽朔日來已屢有捷
聞昨十八日臣與督按監軍督各鎮暨焦璉覃裕春等無
不踴躍爭先同心協力已諷吉二十日合營前進先清朔
□□卽下昭州昭州之□已盡在焦鎮日中卽陽朔□□亦
不過延喘旦夕卽今大兵集合長驅直搗旬日內外凱奏
可期臣一俟平梧報恢復臣卽再申乞骸之請願此時欲以

重任徑諉之督臣而督臣決不任受決不聽臣行也臣力
綿才短無所短長而使臣日日在朝日日入直于一切用
人行政原未必有所裨益反不如身任封疆之寄或猶可
効犬馬第皇上之責臣者愈重則臣之報塞愈難皇上之
望臣者彌切則臣之支撐彌苦臣亦惟有捐此七尺鞠躬
盡瘁以報皇上之隆恩于萬一而已臣草疏方畢見輔臣
貽臣手書知皇上于十五日卽已移蹕武崗又蒙皇上賜
臣敕書一道勉臣努力圖粵臣捧讀再四涕淚交頤皇上
其竟捨粵而去乎竟捨臣而去乎臣前疏畱駕實從封疆
起見字字血淚豈知臣疏未入御覽聖駕先已啟行臣自
此漸遠天顏楚粵遙隔呼應不靈臣恐終不能始終前局
仰副宸衷是又臣之所怛怛然惴惴然不敢先請負託之

罪者也臣無任激切悚仄瞻戀之至

永歷元年四月二十日具奏奉聖旨卿一意畱守必能
恢復西粵以佐中興朕蹕都梁相去未遠時玆嘉謨覽
奏誠戀彌殷深朕悽切大兵旣集平梧迅蕩有期知道
了該部知道

破敵大獲奇功疏

奏爲省城萬無足恃破口大獲奇功謹據實奏聞仰慰聖
懷事自五月十四日兵變之後十五日楚鎮焦鎮闐然一
行城中竟無兵矣臣與督臣亟追之無及有謂臣者曰楚
兵駐省兩月民亦勞止從此訖可小休乎臣心則滋憂滋
懼會城兩月無恙皆賴數千熊羆之旅大振軍聲故口口
辟易不敢西犯今大兵一去彼中奸細布漏鄉城乘虛而

入此其時矣自焦鎮負創而去見駐白石潭未回屢書招之亦以兵散爲辭臣心益如焚如灼所賴止督臣標鎮馬允昌馬之驥父子忠能貫日勇可拔山然倉卒有急誰爲協助者乎幸協守廣西副總兵白貴未隨焦鎮現在省城適來見臣臣亟鼓勵之彼云三月無糧矣臣隨多方措處四百金與之彼卽立募新兵三百名益以舊兵二百五十名扼守文昌門迨二十一日焦鎮始回而將與兵猶多未齊也臣與督臣時時刻刻拮据城守之事而積雨淋城倒塌者凡四五處臣每夜不敢貼席惟嚴飭都司慎防缺口多撥塘哨偵探口情豈知二十五日口遂大舉入犯合平樂陽朔之衆與黎獻號召之獠賊土賊不下數萬蜂擁而來直薄會城而文昌門則正其大兵總聚處也辰刻聞報

○卽逼城督城之文武俱過臣署共圖戰守謂設有不幸死則俱死耳幸勤鎮焦璉一聞此信負創忍痛披甲介馬督率諸將分門扼手而白貴與白玉堅堵文昌時城下無兵兵俱在城頭上臣急從都司取司禮龐天壽所鑄西洋大銃卽從城頭施放擊斃乘馬之○官三四人○勢遂稍卻午後大開城門我兵奮勇衝殺而○又環攻西門南門者亦不下數千所苦各門兵卒自辰至午尙無一餐焦鎮倉忙謂兵心一散大事去矣臣與督按二臣悉括署中所存食米蒸飯分哺各兵且守且戰報功者不絕於途天漸入暝雨尙不息不得不收兵以待天明是夜臣與督按二臣各危坐署中徹曉目不交睫礮聲與喊聲竟夜不絕于耳噫亦險矣哉廿六黎明焦鎮與白貴督兵枵腹出戰○

出不意棄甲拋馬盡氣狂奔而督標副將馬之驥又從隔江大施礮銃助我兵威我兵追□□兵無算奪回衣甲器械銃礮馬匹無算至辰刻而□已盡矣間有藏身空屋中或被傷而躲于僻處者悉擒獲□□無遺從此桂林之城其可保乎乃二十七日□之分股從間道而來者栗木嶺又告急矣賴馬之驥先時于彼處屯兵立圍地利最熟各官兵俱磨厲以須一聞□至疾馳渡河未及登岸□兵首迎之驥大聲一呼運擲提鞮連斃三人而羣□□□□□瀾山布野迨至二十里而還所獲器械等又無算蓋至是而攻城之局始結乎此一役也□之力量無所不盡□之伎倆無所不施空巢傾國而來自謂桂林唾手而得故不惟□官一一齊備卽應用器皿什物無不攜來竟欲安坐

省城豈知城不可得反如此其全軍覆沒也哉百姓親見
逃回之口官深恨塘報不實謂省下無兵故來今卻有許
多兵遂連殺四人又宛是三月十一之事此是其真情也
夫以兩三月專心辦口不能收恢平復梧之績使口騎復
至會城臣罪何辭卽藉師武臣力口口退口保全桂林功
不償罪臣亦何勞之與有惟是此番當主客俱散之後人
心皇惑之際口口橫極省勢危極錢糧匱極人心渙極而
偏能糾合忠勇力拒強口從來未嘗折一矢損一兵而斬
獲者以千計以百計且陽朔舉人莫之元口中大奸細大
主盟聞口許之元取桂林後卽以督撫與之者也而密計
就擒一朝授首在彼失手足之用而在我去腹心之憂自
非天心之默祐我明蔭扶聖主能有是哉則凡我疆場

忍餒腹出死力以□□建功者自當破格酬敘以鼓兜鑿之氣而勵敵愾之風者也除有功員役備載塘報者已詳于督臣報捷疏中臣不敢贅列以瀆天聽臣止據當日情形臚列事實仰慰聖懷一字涉虛上帝有赫臣無任悚切瞻仰之至

永歷元年六月初一日具奏奉聖旨□□瞰虛薄城志在必得賴卿鼓勵忠勇鎮將忍饑疾戰收此奇功莫之元并已擒斬覽奏朕心嘉悅準與破格酬敘該部知道

陳謝疏

奏爲微臣恭捧溫綸感懼交集敬陳謝悃并竭愚忠事本月十七日總督勇衛禁旅軍前總兵官右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張肅自武岡齎到皇上所頒敕諭四道臣與勳鎮臣

督臣按臣各一道臣恭設香案道左跪迎一時夾道聚觀如堵如市僉謂我皇上矜念勞臣戮力封疆特降璽書遣官慰勞蓋如此其隆重也臣卽于私署中堂行五拜三叩禮盥漱閱讀皇帝敕諭畱守督師輔臣瞿式耜朕以中原大計在楚親巡江漢規復荆襄而粵西爲東省上游三湘後戶又先皇陵寢所憑依也卿擁戴元臣艱難獨任當平梧繼陷口騎長驅桂城岌岌卿堅忍沉定身當口衝憶三月之捷口已入城卿與鎮臣巷戰俘馘遂寒口膽招揀撫輯延此危疆朕念省會單寒民貧地瘠室如懸磬強口震鄰且益以楚鎮覃兵兵朽民完時屢朕懷卿傾囊佐軍忠誠動物比緣兵散食盡奸民伺隙口輒乘虛狡謀襲奪萬騎薄城下直謂靴尖趨倒矣卿等繕城郭治器械嚴門戶

任轉輸忠義感激一以當千枵腹迎鋒傳餐接戰兩晝一夜擒斬無算所獲輜重器械又無算且僞口授首逆黎被傷此口入閩粵來未有之奇創也卿不顧家以屢番捐助之餘供數千三月無糧之衆至破碎簪珥以供給軍士感泣卿之忠亮亦可見矣監軍御史王之梅與卿同心共事帷幄功多并部臣林銓嚴煒方光璇道臣鄒國藩劉焜高達朱履祥又如白貴白玉馬之驥馬允昌沈煌林應昌朱邦芭等文武大小諸臣皆感卿忠悃効力致命奏此膚功西事付託得人朕心嘉悅卿其爲朕加意獎勵益懋忠貞恢梧蕩粵楚事稍定朕將一展先皇陵寢于蒼梧觀血戰處別有厚賚以答殊勳大小凱音旁午飛章上奏副朕眷念粵疆至意欽哉特敕欽此夫皇上之不能忘其親與臣

等之不能忘其君其情義一也敕諭中一則曰粵西先皇陵寢所憑依也一則云楚事稍定將展先皇陵寢于蒼梧皇上精神念慮無刻不在先皇便無刻不念粵西臣等拮据西事已幾半載于茲而尙不能□□□□恭迎返蹕臣等之罪復何所辭皇上寬其斧鉞之誅已厚幸矣而猶倦倦以破口存城溫言激獎反覆終篇凡微臣一點血誠與同事諸臣幾番勞動無不曲爲洗發臣等感極涕零亦復愧極汗下所不捐軀塗腦以報答皇上非常厚恩猶人也哉伏念臣于三月畱守徒以皇上駐蹕全陽仰藉威靈臣雖不才猶得展布詎期都梁再蹕時事日非將悍兵驕民逃餉絕臣等雖竭犬馬之力而精衛填海于事何裨五月廿五之役直是天地鬼神陰扶皇上默保封疆故于萬無

一倖之時奏此奇功若如明綸所言西事付託得人臣等
實惶悚無地矣所幸賴勳臣焦璉能以皇上之心爲心深
晰民之從口全爲兵之擾民斬斷姑息嚴申將令今更整
頓兵馬部署營伍收拾戰船製造攻具事事如心滿意日
晚直下陽朔立取平樂與思恩侯會師梧江梧肇重慨可
翹足以俟不待執券而徵也惟願皇上始終猶念兼顧楚
粵之初議仍祈返蹕全陽左右東西皆可居中照管一俟
恢平蕩梧之後臣等卽躬迎御輦隨駕蒼梧以遂皇上展
覲先皇陵寢之孝思而衰殘疴怯之老臣從此或得遂乞
骸首邱之私願矣謹先具奏聞恭申謝悃伏惟皇上俯垂
鑒察臣無任悚息瞻依之至

永歷元年七月二十一日具奏奉聖旨覽卿奏謝知道

了卿請返蹕全陽具見忠愛俟平梧奏捷卽日啟行卿其宣示行間文武共悉朕意該部知道

覃恩請照例敕給疏

奏爲異數不敢濫叨覃恩例當循請謹據臣見受之官與夫應得之典開列上聞仰祈皇上照例敕給以榮所生事伏念臣本迂疎陋質黥淺庸才襲祖父之箕裘叨累朝之寵眷會逢鼎革之際列名擁戴之中濫厠綸扉逾涯有愧加恩宮保揣分增慚臣已屢疏控辭未蒙俞允然臣終不敢于文淵原銜之外輕受一階也又蒙皇上念臣守桂之功特加崇敕晉臣以不次之榮加臣于五等之爵臣聞命跼踖隨卽恭繳敕書而隆重天恩非嘗曠典遠邇內外業已悉聞而悉見之矣今臣備位輔弼已幾一載幸值覃恩

已經二次凡在朝臣子或大僚或庶僚多已沾被恩綸而臣以封疆事大畱守任重正昔人所謂匈奴未滅何以家爲故請恩之疏非直不敢亦不暇也茲仰仗皇上福德威靈□□漸平西陲已奠臣乃敢隨諸臣之後照例上請除臣正月十五日敕進太子太保暨四月二十二日敕進武英殿大學士少師兼太子太師俱控辭未受外合應照依登極覃恩敕進文淵閣大學士又郊祀徽號覃恩實加陞一級給以應得誥命皇上錫之者旣名正則臣受之者亦心安伏乞敕下驗封司并撰文官早賜頒給俾臣祖臣父皆得晉贈勳階光榮泉壤高厚之恩卽世爲犬馬曷能圖報萬一也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永歷元年八月十六日具奏奉聖旨卿擁戴元臣精忠

賈日再造兩粵中興首功公孤五等未足酬庸應得誥命著照新銜撰給該衙門知道

請移蹕桂林疏

奏爲恭迎聖駕事臣式耜等于平梧報捷後卽薰沐具疏恭請皇上移蹕桂林方候俞旨然後率熊羆之士將帥之臣伏路迎接不期齎奏之官未還而道路相傳謂皇上于八月二十五日已離武岡臣等始張皇錯愕而莫知死所也始追恨曩者無見事之明不遣入衛之師沿途擁護計出萬全使皇上決意繇全入桂也迺今迂道入靖臣等之罪萬死難追然猶度皇上必繇靖入柳繇柳入桂雖倉皇之日無不以先皇陵寢爲念也誠恐進便安之策者必陳辰沉之形勢以惑皇上之聽臣等不得不痛切言之夫楚

之門戶既大控守甚難矧口兵已逼于境內東奔西突一且肆其□□之性四面逼處雖有高城深池未可言險也且楚之兵非子遺之殘旅卽烏合之難民多方豢之徒糜錢穀少拂其欲門庭皆寇雖擁百萬未可云衆也此辰沅之不可一朝居也至于反側未安單弱無倚之黔中固萬萬無可作退步者臣等爲皇上計惟有幸粵一著請爲略陳西粵之形勢粵西山水險峻寡可制衆弱可禦強皇上所熟聞熟睹不待言者目今九郡之內俱享有年滿箒滿車民生已遂楚中有此安恬之人情否也思恩侯邦傳扼險于梧肇新興伯璉雄鎮于朔平督輔騰蛟運籌于全陽南安侯永忠又分塞全陽上下楚粵接壤之間道楚中有此堵禦之成算否也司禮臣龐天壽宜章伯盧鼎恢勦

憲臣蕭琦監軍寺臣李和鼎等皆悉心爲皇上出死力者而一時雲集于桂林楚中有此輻輳之人才否也桂民百鍊于兵燹之中獲生于刀鏑之下鄉各立團民自爲兵一朝聞警制挺而出可以代王師可以奏敵愾楚中有此義憤之民心否也臣與督臣于元燧按臣魯可藻萬死一生力保危疆以待皇上回蹕雖才力或有不逮而之死靡他百折不同一片愚忠猶加人一等或可仰邀皇上之眷顧冀幸皇上之蹕粵者也夫幸桂之萬無一失如此畱楚之確有可虞如彼伏祈皇上無嫌無慮毅然繇靖達柳繇柳達桂則非特臣等從前拮据不付東流行見中興大業肇造西土自此勦楚奠粵恢江右取閩潮復兩京則俟皇上駐蹕之日與諸臣次第計之臣當親詣行在恭迎翠華綠

風鶴人心不得不留鎮定謹先遣臣軍前監紀兵部職方司主事汪皞前赴代迎臣無任激切盼望之至

永歷元年九月初三日具奏奉聖旨武攸變厄幸忠武之臣扈朕母子滄茫幾渡麥飯幾進言之復可悲感迂道入靖一以危城步之襲一以慰滇黔之望今已蹕柳覽卿奏迎忠愛至切三敕召卿面議大計朕日望爲歲冀單車疾趨以副眷倚該部知道

請速幸桂林疏

奏爲居重乃興業之基處偏非宅中之計再疏瀝懇仰祈皇上速幸桂林以圖大舉以肇中興事自聖駕離武攸而入龍城臣卽仰天額手歡欣慶幸謂社稷之福祖宗之靈也屢疏請皇上速臨會城蓋列郡之于會城猶諸夏之于

京師也辰居星拱呼吸皆靈皇上蹕此則兵馬可以調度糧餉可以徵輸詔令可以流通人才可以羅致且勳鎮屯兵于此無非欲一申叩賀一覲天顏卽將各任之封疆已分之信地肩承以去乃蹕柳逾二旬矣而臨幸之期尙自杳然臣反覆思之不得其故豈上意直以柳爲居中之地耶夫柳獠獠雜處地瘠民貧此最偏僻之區何謂居中抑或有以南慶爲言從臾皇上之遠幸耶慶則壤鄰黔界南則地逼交夷皇上方將乘高扼要以爲圖大之謀寧有身入荒陬僅思避地而尙可以成大業者臣等自春徂秋苦守一年無非以桂林爲西省上游形勝嵯峨城郭堅固確然興王根本之地北規楚東恢粵惟此地爲適中今藉師武臣力腥膻盡掃疆宇廓清正宜奉聖母安置宮闈以息

風霜之苦集羣臣謀求戰守以周牖戶之防皇上復何顧
何慮何揣何疑而不迅發六飛以慰中外臣民之望以安
文武將吏之心也督輔臣何騰蛟自楚入粵正爲皇上已
蹕粵西諸勳鎮適臨此地亟欲調度分撥爲皇上鞏此巖
疆故力疾星馳今督輔單車已至桂林皇上鑿輿猶徬徨
柳境彼先不解聖意何屬其何以肅將大伐之明威激發
同仇之銳氣耶人心聚渙之關卽社稷存亡之界臣敢不
避苦口冒死力爭伏祈皇上毅然張主星言幸桂若復遲
迴卻顧舍此而別爲他符之圖人必以皇上不復注意中
原旣冷思漢之心且昧進取之計天下大事從此去矣臣
無任激切哀籲悚息待命之至

永歷元年十月初二日具奏奉聖旨朕刻期入桂取道

溥栝已著署樞臣蕭琦從陸戒途了該部知道

瞿忠宣公集卷三終

後學婁東顧錫祺校字